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四



詳校官候補通騎經歷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三


集部

文憲集卷四

明 宋濂 撰

記 凡二十三章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  
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  
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  
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

山大川能出雲雨以被澤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  
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  
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  
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  
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旂幣選志慮凝一可  
通神明之士克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吳名上既  
復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  
昧爽左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

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  
以授臣師吳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迂玉  
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  
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顓  
暨諸陪臣先後駭奔以竭顓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清  
海波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  
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  
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

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

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歷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二三與天為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克塞下上吊奠靡至斃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

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二  
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  
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  
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敕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  
相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  
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  
臣服朝衣左有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  
帝之寶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部尚



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  
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  
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  
之退閱三歲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  
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  
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麾奏悅佛之樂  
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  
跪進熏薝蔔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

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  
花冰桃暨名薺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  
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畔異者  
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  
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逸大  
雄氏寶座演梵呪三周以寓攀注之意初斲山右地成  
六十池塗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寶之湯蒸氣成  
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徒以綵幢法樂引

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  
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  
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  
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呪飯摩伽陀  
解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  
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  
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  
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淩風

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辯草木鑾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陞而升嚴恭對越  
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  
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煮蒿悽愴聳人  
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  
貌為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  
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  
皆有祭其興衰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

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職掌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於罔極固請濂為之文濂以老

病固辭弗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

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

祲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

溢其二霜月淒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

無人似聞夜啼鑄缺為心寧免涕洟其三惟我聖皇夙受

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潜宵不遑寐爰啓靈

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遙瞻貌座如覲睟

容香疑霧黑燈類星紅梵呪震雷鯨音號鍾

其五

鬼宿渡

河夜漏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

滌塵垢身還清淨觀

其六

廼陟秘殿廼覲慈皇聞法去蓋

受戒忠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

其七

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

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克足

其八

鴻恩既廣氛氤全消乾

坤清夷日月光昭噐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

列謠

其九

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

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

其十

游塗荆二山記

濂既游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披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迹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



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游焉余將渡淮狩于王莊  
先生宜泝流而上屆今懷遠縣治以俟濂奉教行以洪  
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青宮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喜甚下  
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  
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  
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  
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頽然敬足坐諦視之乾蘚交

封之耳。閤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瑩确，捶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灌莽，抵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四聖水亭取水以烹，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顛。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感慨者久之。山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

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柏  
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  
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  
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  
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為  
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剝敕文尚可讀復從廟西  
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  
傳為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

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  
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度河青宮  
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濂  
亦下山麓入縣廟見所題神號鄙俚棄而不晚出讀祖  
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  
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  
交關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班可見復行  
三十步崖戶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為

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坡奇石駢列玄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游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于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

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

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  
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  
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  
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  
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  
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  
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

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為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二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

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游因掛漏書之以發同游者一笑同



游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  
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為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  
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母陸  
氏追封樂安郡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  
府事上護軍樂安郡公母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  
亦封樂安郡夫人子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

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軍取和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事輒帥師以從畧姑孰連攻溧水溧陽元兵建水寨采石以扼江險侯共擊走之乃定建業下毗陵授右都先鋒已而破宣城克宜興征婺越衢舒池等州偽漢東侵鏖戰于龍江大敗其衆擒戮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搗八陣指揮營於瑞昌敗之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偽吳圍安豐侯復赴援立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泰皆未降大帥

攻拔之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  
擢驃騎大將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詔戍北平往討  
沙漠與元兵酣戰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  
十有三事聞敕贈推忠宣力効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  
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下護軍追封燕山侯謚曰忠愍  
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敕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  
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為世忠臣可謂豪傑不  
羣之士一旦歿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塋卜以是年

某月日歲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塋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掇其槩勒石以納諸窀云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覆燾後人致使不肖濂獲際昌辰忝以文墨事上授經青宮當侍講禁林之日特膺寵數錫贈顯考府君中順大夫

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德人濂時侍上左右不敢稍離於  
是遣殿廷儀禮司序班曾孫慎虔奉制書展告墓次曾  
未幾何陞濂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二代更贈顯考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太  
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上所親製褒錫  
有加焉濂亦蒙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奠告如初  
惟是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負絕前比深懼無  
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

勒石塚前一以侈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思忠思孝永不忘乎君親斯蓋濂惓惓之深望也洪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介子濂再拜謹記介孫中書舍人璲書丹篆題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括蒼章君溢新建龍淵義塾成龍淵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今名相傳其地即歐冶子

鑄劍處至今有水號劍溪焉山深而川阻與通都大邑  
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近亦且半之鄉閭之子弟無  
所於學章君之先世嘗以為病謀創桂山僊巖兩書院  
以無恒產未幾而皆廢章君深憂之與諸子計曰無田  
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撙節凡費而用其餘斥田至一  
百五十畝其妻黨陳京兄弟聞之以曾大父適齋先生  
所遺二百三十畝有時來為之助章君曰吾事濟矣乃  
卜地官山之陰創燕居以奉先聖而先師為之配春與

秋行舍菜之禮旁列四齋曰遜敏曰知通曰敬樂曰博約以居弟子員後敞正義堂月旦十五日鳴鼓集多士以申飭五倫之教前建大門榜之曰龍淵義塾覽其脩塗以達于東西灌木嘉筍前後蔽蔭蓋鬱然云歲聘經行脩明之士以為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才穎家單不能裹糧者資之使成其不帥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塾事者司焉日用有籍月考朒贏歲二會其數有餘則他貯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復設別塾



以教陳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此其大  
凡也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檄本郡免  
其科繇俾無有所與章君既列條教序而刻諸石復懼  
來者不能保其終也佯來請濂記之惟古者之建學也  
雖其為制有小大之殊而所以導民衷扶世防者則一  
而已龍泉舊為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西山  
真氏希元實後先以學鳴聲感氣求籟鳴機動掇巍科  
而典雄藩者聲華相望一時文物固嘗盛矣距今未及

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宜俗尚不同，遽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為何如爾。章君有見于斯，不效時俗封殖吝固，以為肥家之計，乃闢塾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宏，而為功甚溥。陳京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適齋涵濡之澤，亦豈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若孫，當夙夜以繼志為事。毋豐已以自私，毋靈孽其間，以啓爭端。毋狎非類，而數厥彝訓。毋植朋黨，而互相低昂。庶幾不負章君之意，脫有違於是。陳氏之中有

端亮者宜匡正之陳氏或不我屑也則鄉尹里師豈無  
勇於為義者咸得糾之鄉尹里師又不我屑也則縣大  
夫之賢者宜扶樹而振發之是則章君之塾可相傳於  
無窮雖然無以遠慮為也夫具人之形體者孰無人心  
哉苟讀濂文宜戰兢保守之弗暇矧敢壞因書之以為  
記是歲十月具官宋濂記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

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壘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簞謀夷土治林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所旁為四室以供寢處庖湍延儒士高平范煥為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

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為宜堽乃遣書  
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  
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  
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  
十五家之間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  
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  
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强大諸  
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

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閔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內之民皆沾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堯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尚禮義耻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

姑刻其事以俟

養親園記

天台楊君子善謁予而請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晉彭允誠二先生游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內弗靖奉二親遠竄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沾寸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曠而音問疏茲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固幸

康強素髮垂領而齒牙且動搖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虺羸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怛怛然頗聞申椒為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吾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羸九畊而十耨之。使其土疏而壤鹵封為直隣。隣各有溝。踰三尺輒樹一本以數計之。將六百焉。周為儲胥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盈綴于枝間。舉手觸之馨烈之氣壅達於左右。遂與子姓采



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于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  
魚沽酒以為親驩斑衣起舞每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藝  
我椒其寔累累只薄言掇之其香弗虧只可以延年可  
以生津只樂兮樂兮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  
為之引滿頽然就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祿食遐想斯園  
寤寐不能忘子願為善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  
以為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五土所宜而播種之  
以養其父母盖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

事爾後世習俗寢偷鷄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為養者如吾子善於瀾倒波隨之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既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貴富保社稷和民人為孝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為明經之學其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為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為之記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  
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恒人當侯序和適壽  
母出生鞠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為驩州  
里觀者莫不徘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  
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畫史作家慶圖裝褙成卷持示  
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  
也其右方帶襞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

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顧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攜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甌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有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為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為言久也最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斃然索居者非壽

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  
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尫氣羸十日  
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  
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養  
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自足之樂矣  
得不為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為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  
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  
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設或有之誠

可歌也已吾嫠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鏗鉤剪毛羽之紛蕤者比比有之其能為仲賢撰為賦頌矣乎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氏出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寔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超超生骼骼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實蕃

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  
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  
故唐初定清河為乙門其所由來者遠矣白容戴亨張  
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  
中屢更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為幾世評事生謙三傳  
至邦寧邦顯邦寧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逢生應  
珍應蘭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  
次元英景明景先生應開應熙元英生玉山教諭應辰

金壇稅務副使應麒次應麟應時應麒生四子遂遷金壇應麟生志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隣允達允成景明生應和生志穎志穎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雲霓雲霓生天麟天錫天福天錫生文昌文昱文圭文昱知青陽縣自謙逮今十有二世析為三十四支而族屬之衆將數百人當科目之興也以五見其揀試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劒佩鏘如諭道德而談唐虞續紛而舒徐人或造之但見其棟



宇鱗次術徑交羅朝夕循環於詩書俎豆間竟迷其西  
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  
氏云先是應和嘗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  
而歿其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申屠推官駒未幾  
又廢於兵文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  
目之所記疏其大槩來謁於予曰先王有職於太史氏  
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鄙而文諸碑予因不辭按史表  
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局之不見即令史之不設大

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允達能惓惓於圖譜之修亦可謂賢也已允達有士行尤致謹於先世遺文裝潢成卷而珍襲之其於宗孝廣敬之道盖有知無不為云

西甌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若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為楚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國為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家揚之六合為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揚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挈妻孥踰浙江居處之龍泉會襄愍公索多

帥師攻處定復隨州兵出戰至九里潭力屈就擒索多  
命褫其衣反接于樹彎弓而問之曰速降速降不降矢  
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為動定季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  
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誣妾雖不才忍見父入鬼錄乎乃  
脫簪珥蓬首垢面走馬謁索多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一  
藝宜不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畧奈何寘之死地即死愈  
堅他敵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妾含耻來言將軍苟不  
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索多義之即命釋其縛

傳隸麾下同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  
目命統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定嘆曰吾宋臣也不能死  
其額有泚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寧之甌  
寧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擢泗州五河縣尹階承務郎未  
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終塋城南蓮華池上定娶某郡  
連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郢復翼總把總  
把軍職也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握巨竹破之世衡獨有  
後餘皆無傳世衡亦娶連氏生三子義夫老柱細良歿

塋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娶建安陳善足生四子同壽  
衆嘉如蒲普保歿塋聖佛壇之岡同壽衆嘉蚤夭如蒲  
字子謙娶建安張膺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靜以易  
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溫純能詞章選為太常贊  
禮郎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惠義字永宜智天貴字用  
和王氏出也晉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庠私試輒先列已  
而深通易經應書鄉闈遂有薦于朝者授忠州鄆都丞  
娶某郡張淑壽生二子炳炯蚤夭老杜好武藝娶某

氏生一子問其所習如其父歿于軍細良娶某氏生一子某初義夫既歿如蒲八歲普保四歲家事絕艱辛陳氏以黃乃宦族永雪自守越五年其外伯父馮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黃清字寒潭實桂甫之子宋孔目官某之孫鞠育二子擇名師傳授以詩書不翅親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塋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淨既生子珉珉復生子福慧矣孔目之宗當不墜如蒲乃還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嘗從予學明經間脩其家牒

使後人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辨親疎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即莒人之滅鄆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胤既有其人子謙之自禰其父斯近禮已况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尤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融盖未艾也故弗辭而為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俞巨川墓記

附銘

余致政家居澄坐於靜軒中日與造化者游凡文墨之事一皆謝却忽伏龍山海禪師金華童子陽同麗水俞原善連翩而踵余門禪師為原善而致辭曰原善名善衛居括蒼之麗水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校官自是以詩書為業校官生義義生通通生明家道雖寔裕而敦龐樸茂不為外物而遷朝出耕暮歸讀古人書柔仁自持與人語唯恐傷氣尤懼隸卒不啻避虎狼足迹未



嘗至公門科繇之應求豪有力者兼之貨賄隨其所命不敢出一言較多寡幸其見聽輒閉戶自詫曰吾屬無患矣明生涑字巨川年未弱冠見祖父失之太柔慨然曰苟持此而不變其尚足以立家乎或有事州縣巨川奮身直前揖拜上官皆不踰於禮節吏欲為姦利輒窮根柢不使其滋蔓凡有所期會朝受令逮日落即集羣豪相戒曰是子才智兩全不比其乃公可欺吾當謹避之爾自是其家安輯鷄犬亦不驚貲業益致殷盛然篤

於倫品嗜善不厭仲弟巨淵遘風癘之疾巨川晝夜憂  
如已有之聘醫注藥殆無虛日至而烹鍊火候必躬親  
視之及巨淵亡撫育其二子尤有恩意鄉鄰之中孤嫠  
者耄且病者困窶無依者振之恤之唯恐有不及俞源  
有橋二所曰利涉曰康濟溪水暴悍旋踵輒敗壞巨川  
憫涉者苦歲皆重建之如履平地去家十里所慧力古  
招提在焉蕪廢不治而荒榛没人巨川為造殿堂門廡  
莊嚴像設無不畢備具疏延碧潭澄師主持寺事復施

毗盧藏經以實之樊嶺慈仁寺棟宇雖隆而浮屠氏諸  
像未完巨川召良工搏土造之始稱其伽藍之制其存  
心為善大率類此年六十三以至正乙未六月十日卒  
于家某年甲子某月日葬于北山之麓巨川娶陳顏二  
氏男四人長即原善有學行嘗從許文懿公門人遊仲  
父巨淵喪在淺土原善造穴於父墓之側奉而藏焉乃  
捐私錢築孝思庵買田若干畝入其租以供祀事錙銖  
不以煩仲父諸子鄉人士稱之次善麟次善詵次善護

女三人湯源吳華高聽其婿也孫二人某巨川為人外  
剛毅而內慈惠遇事以誠畧不尚浮藻知儒術旁通醫  
藥卜筮之學嗜義如嗜利今不幸已矣原善慕太史公  
名非一日無以自通於執事謹介吾儕為之先容願太  
史公畀矜之賜以冢上之銘也於是原善出再拜其有  
請如前而加切焉余與誠意伯劉公伯溫御史中丞章  
公三益嘗同朝二公皆括蒼人每品評鄉邦人物輒稱  
曰麗水俞巨川仁人也其家世以積善稱余固已聞之

矣今原善之至復知詳焉然為善者當有後非惟巨川  
能亢其宗而其後裔食前人之報者當未艾也爵祿之  
來夫孰禦之哉予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彼悍如狼我仁如麟彼雖囂囂我則振振所以才智鍾  
乎後昆家有餘慶恒在善人紫綬金章行當大其門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  
東溪其地為四達之衢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

廣不可梁必籍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櫂以  
微金錢踰時不能遽涉或水落氣縮冰霜寒沍類揭跣  
以進若履刀戟然人病之溪濱質行士曰何有華惻然  
以為已憂伐堅木造舟寘諸衝往者聚數十人輒渡之  
來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  
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不責民也有  
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字祥瑞

周窮扶難甃塗架橋其事盖不一而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汭曰鴈鵠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滔滔東逝當夏潦秋霖水驟進氣勢奔突咫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為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累址于淵鑿石于山犬牙相兩魚鱗密比架為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甃

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畸傍築庵廬三楹間招浮屠惠  
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  
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橋成隱然如虹霓跨空  
而收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履衽席遂名之曰廣  
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橋以其有大小  
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拔一毛以利物  
則怫然怒其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己病者幾何人哉  
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己昔蔡襄記萬安渡石



橋不過一百三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  
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為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  
有諱漢者唐末自浦江海塘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  
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息姪曰夢能濟造福翁祿  
翁居易即來請記者今為國子生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  
忽遇羽客髻髻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遠

忘之耶問其里居姓名咲而不荅強之則曰乃李自然也客鰲峰之紫陽庵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鰲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斲地獲石類鳧卵圓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為墨緣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脩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謹曰此吾之

玄徵亟往庵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  
徵余為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絪縕自色自形其變  
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  
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為軍陳以象天也蓋玄黑也北方  
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  
謂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為真其名真武以  
為神手按劍而足躡龜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其  
傳會固也何為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

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為乎胎合無毫髮之爽  
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  
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天歷中有官於  
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驪揚  
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  
果何為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  
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  
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况天地間之神出有入

無垓垓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為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為人沉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玄史為之號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

之朔云

靈洞題名後記

蘭溪棲真院靈洞題名乃蒙齋右史范公端臣乾道五年己丑季秋二十三日所書潘慈明誌右史之墓謂其篆楷草隸皆造於妙今觀遺墨其言實有不誣者矣然其所題之名凡四曰韓無咎者龍圖閣學士南澗公元吉也曰范元卿者即右史潑水人曰呂伯恭者金華東萊成公也曰曾正中者章貢文清公幾世之諸孫也曰

無咎之子澆者澆字仲止文學追亞其父父號南澆人  
因稱其為澆泉也蓋成公為文清之外孫視正中為內  
外兄弟南澆實成公之外舅而右史又成公之親友故  
相與同為此遊他瑣瑣者要不得與之也成公時居母  
曾夫人憂至是年二月從吉會妻韓氏物故已八年於  
是南澆復以次女為之配其如德清行親迎之禮起自  
五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始還以韓夫人廟見南澆  
父子及正中同來於婺者豈或為昏事之故耶初成公

之伯祖父中書舍人本中親傳中原文獻載而入南僑  
寓信之廣教寺已而文清辭廣西運判亦來居之文清  
則孔文仲武仲之甥劉噐之胡康侯之高第弟子二公  
講學甚契故以女妻舍人從子倉部郎官大噐即成公  
之父也南澗出於雍丘桐木之韓後寓廣信其先人少  
師持國與程洛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友而南澗能紹  
家學為一代冠冕右史則災叔父香溪先生浚學經而  
深於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學其家世淵源師友



傳授尚班班可考見當其徘徊山水之間特欲發舒精神而涵泳萬象之妙非比尋常之遊衍而已也院僧介眉上人嗜古特甚每撫壁間題識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仍慮漫滅不存鑿巨石勒置廡下介義空勝公求予記之因為疏其梗槩於下方至若續題乃右史之弟俞之筆實紹熙三年壬子距前題己丑已二十有四年而四君子者皆作土中人矣自壬子至今至正丙午又一百七十五載人事之變遷者何可勝道唯有德之士其名

弗磨見之如存不知其亡也覽此者其亦思有以自立也

蘭亭觴詠圖記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艷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

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藝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  
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  
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寘酒  
事四一童子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  
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  
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  
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  
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

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觀羲之左

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  
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  
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  
右執卷倚大帶間膝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  
伸勢次畫侍郎謝琨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  
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  
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叅差以掌

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叅軍事邛邱  
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  
統琅瑯王友謝安行叅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  
叉兩手着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揩墨作汁  
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  
臂壁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  
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次畫潁川庾蘊年  
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叅

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袖半敞垂右手着地左按膝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叅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畔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叅

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  
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  
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  
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  
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微之左擎卷至顴右操翰欲  
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叅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  
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  
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

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撫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  
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  
之鎮國大將軍掾下廸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謚任  
城吕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屈拳一舒掌掌覆  
拳背廸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坦左按紙右在肘  
下側目視廸謚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  
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  
陰令虞谷中軍叅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



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  
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叅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  
讀皆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  
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  
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  
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  
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  
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褰加紳各

地坐藉以方褥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是何足深道唯辭章勞烈足以傳

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  
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  
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饒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成均嘗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  
庭記為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  
于門心極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  
予以先生有學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

其詳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榦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為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奄達自本而末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為體精神發舒無往而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冲漠則思其順時歛藏不誇能不矜寵也朝露新沐浥乎其容則思其盥漱而興正衣冠而屹立也

夕颺作涼泠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靜一云為之間見否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聳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拈葩摘豔以為耳目娛者其可同日語哉此誠有關於彝倫之重不避再三之瀆職此故也予聞之嘆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而不忍傷矧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

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栝棧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葆蓄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涖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喻者矣予之云云不置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

言善不專為孟持頌

重榮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詩書為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  
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墉之內桂  
樹一章扶疏而離褻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  
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為煨燼  
桂亦焚死剪取其枝柯為薪唯幹獨存越五年甲申桂  
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蓊鬱若雲布東南

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蘖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閭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反常則為妖烈火之所燠炙津枯于內枝焦于外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乎生苟謂其生為祥則倒豎之槐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萊公之感挿竹生筍田氏之聚枯荆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行占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為折



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國朝  
洪武庚戌學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  
侍儀使出為中牟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  
為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  
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  
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不可使物得以專  
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燾  
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苾芳有士治經藝之于庭比  
德之馨怕額執爰來藝我廬桂亦變枯槁弱屹然自踵  
至顛氣絕弗聯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  
崇車盖童童敷陰正濃大化綢繆何屈不伸瑞應之純  
孰謹孰叟為祥為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寧其芳榮以  
契其真天昌其家悴而復華厥兆孔嘉勿剪勿傷是培  
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  
詩其辭則梔匪頌以規

渤泥入貢記

渤泥國表附

濂承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  
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  
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閣婆又踰月  
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  
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  
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王大悟  
舉手加額曰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

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  
王座而更設薌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  
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  
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  
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  
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閣婆西則吐蕃北  
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  
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

秩曰：皇帝富有四海，宜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  
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  
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閼婆有人間王  
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閼婆矣。  
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  
閼婆非中國臣耶？閼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  
還？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  
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

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  
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耶閭婆來人誅索每無  
厭况強之而不受耶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  
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  
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  
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  
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  
舉酒為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

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  
入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  
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  
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  
子賤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  
木柵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  
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  
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肩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

其物產只吉貝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煑海為鹽瀝  
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生魚鰕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  
取樹實為漿澄漉膩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  
編貝多葉為之食畢則棄之畚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  
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  
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封羊豕雞鵝鳴鼓擊鉦以為樂此  
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為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  
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閩婆



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詔書壹鎮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音辭令所加足以驚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

他時脩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  
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勃泥國王臣馬合謨沙敬遣幾年天下不寧  
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一有皇  
帝今有使臣來閱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  
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閣  
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  
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

喫害了託着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兒人沒  
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  
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皇帝跟的來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  
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蜀墅塘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塘曰蜀墅焉周圍凡三千六百步  
東西北皆岸山山之水合七十二流入于塘而南出南

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障水以溉田山之東其脩土百尺有奇廣如脩之數而殺其五之四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西其脩如廣之數而稍加強焉隄之中剡木為三竇以洩水水之所溉田至六千畝而贏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田遂不稔丹溪朱君震高憫農之苦病也白於縣縣尹周侯自強為下其事命雙林巡檢張某來視役震高遂盡召有田之民履其畝而使之輸其力薦貨有差復出役夫之功一千以

為衆倡衆悅投之一聽震宮之經畫補其闕遺增以崇高築其址加闢而漸殺其上隄之西垂鑿石為半門視水溢乾而時畜洩之門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水竇易壞則易以堅石且定為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後有程而不吝復懼歷歲之久而隄弗固也請於掌堂事者中析粥魚之利而嗣葺之比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於五年秋八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里耆朱仁傑等來謂濂曰震宮之興是役也初無一弓之田以徼塘利其

夙夜盡瘁而不舍者果何為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  
忘願吾子記之濂聞海陵胡公瑗之在湖學也置經義  
治事之齋教授諸生至於水利之屬亦無不習而通之  
故其門人皆有適於大用今震亨之學出於金華許先  
生許先生之六世祖實嘗從海陵游其家學相傳至先  
生為尤盛宜吾震亨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之人方  
高談性命以聾世瞽俗聽之雖若可以有為一遇小利  
害輒顛倒衣裳不知所措視震亨無所為而利民者何

如也。蓋亦知所警哉。震亨字彥脩，有長材，縣嘗下括田之令，唯震亨行之無擾云。

江乘小墅記

部使者高昌君近仁，雖嘗顯融于時，而脩然有山林之思，往往吞雲吐霞，形之於詩，詩不足以洩之，復寓之於書，糾蟠飛騫，神蛇蟄而渴驥奔，書又不足以盡之，復和墨圖竹君之形容，淋漓蕤綏，生色照人，恍然如臨淇川之陰，然而逸韻曠情，非標雅之居，無以遂其潔脩。故君

宦轍之所至必營別墅以自休焉近者持節江乘仍上  
城北之地而作之初其地蕪廢已久頽垣敗壁漂搖風  
雨中羊牛犬雞之迹交錯於其上君剪荒剔翳別運新  
意或革或因而各適其度匡竹為藩敞以兩扉自扉而  
入有曲軒覆以生茂中虛可容六七人木榻橫陳映雪  
時晴宜臨右軍書曰映雪軒軒右折而北一室窪深類  
嵌巖上下皆塗以堊白光爛爛如銀眩人目晴曰雪洞  
洞左闔圭門中鑿小池漫以壁四壁圖海波有噴湧突



起之勢手捫之方知其平池左通竇于墉外受湯可作浴事梁以巨版可聽琴可坐而奕曰天地一息或取山中白石湘之又名煮石窩窩南有奧焉其制一如雪洞畫偃蹇恠松卧寒烟濕霧間觀之毛骨蕭爽可擁氈而吟曰雲松巢出巢過小無翼以欄檻兩傍可列坐曰雲艘艘之北築圓基圍以鉅竹織葦而苴以泥其顛通一竅以洩天明結銅絲為罽承之冒以油繒東西北三面有竅如其顛障之以白間鍊梔液而黃其四周可據爐

而飲飲後可畫曰橘中天以其首末綢而中肥其形肖  
繭又更之為繭甕甕之西偏列圖書左右閒謐靜嚴不  
聞人聲可以擢神局而契道機曰清閼室室之南有屋  
兩楹前附方池環以菊本當秋高氣清時離離黃金錢  
若新鑄者秋水無波倒影入其中星燦霞明無不可玩  
君一切置之獨瞻簷前白雲英英西飛思親之不可見  
泣然泣下因命之曰望雲堂所以志也凡堂之得名者  
十而重其二薦紳先生既各為之文君問謂予曰子幸

一辱臨之知吾居之悉者莫子若也願謂我書焉昔王  
左丞維文采蘊藉為一時之冠嘗營別墅於輞川若華  
子岡若歌湖若竹里館若柳浪若茱萸泝及辛夷塢羅  
列後先維咸標之以嘉名日與客咏歌其間襟懷和冲  
或作草隸書動入能品輞川叢竹龐龐時出秀色撩人  
維復寫其雨態風情至今獲者如見魯之璫璵雖當時  
史臣為維傳者亦載其事加詳自沉酣富貴者言之唯  
聲色游畋之樂是耽孰肯怡情於物外乎如維之賢殆

不可及已於戲豈知七百年之後君之事乃有近於維  
哉抑予聞之維於游歷諸處雖愛戀之不少置不過各  
賦一詩而已今君則命才大夫分記之復俾予合記之  
則又維之所未有也君不為尤賢乎哉予故長言之俾  
後之史臣傳君事者有采焉爾君善談論出史入經聽  
者纚纚忘倦長於政事而於典章制度之學尤精以不  
繫於記也皆畧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  
性中嘗習法令于江浙行中書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  
至中流忽黑風吹舟蕩搖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  
會天大寒氷生衣上淅淅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  
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飲之俟死而已怖中計無所  
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我即使我無死  
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檣端下燭燼然  
如燈髣髴見黑衣神披髮按劍以足蹴舟迅行如飛迨

明已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恒以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旒而與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旗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為玄武者玄則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嫌名玄朗故改玄為真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欲竒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耶性中之所見其

有無未可必也濂則以為不然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  
已具者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包無小不  
涵雖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舉有不  
能外者故其精神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  
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既不足異何  
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既聽於茫昧  
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於無有  
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教主嗣天師之所署始

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為  
屋凡幾楹間搏土象玄武神于中黑衣翩翩披髮按劍  
而坐蓋志所見也



文憲集卷四



謹案第二十四頁後八行索多舊作唆都今改後  
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劉 田